

让历史活在烟火里 一个90后和他的“物博西康”

◎全媒体记者 卢雪英 赵春燕 兰色拉姆 文/图



莫勒收藏的不同时期的《康定情歌》唱片。



莫勒收藏的《西康日报》。

A

“装”进民宿的历史

在康定城，很少有人把“物博”两个字挂在自家门口。莫勒挂了，不是炫耀，是这里真的当得起一个“博”字，件件藏品都连着历史记忆。这间民宿像个小博物馆，老照片、老相机、古钱币、书籍等杂陈其间；三条走廊的墙壁两侧，各类历史资料被分门别类地塞满。

康定有一段绕不开的历史。指着那张1939年的旧地图，莫勒说：“那年，西康省在这里成立。后来省会搬去了雅安，再后来这个省就没了。”

1939年西康省正式建省，省会设在康定，这在康定的城市记忆里是一道清晰的刻度。此后省会的变迁、最终建制撤销，让“西康”逐渐变成了历史名词。正因如此，莫勒更愿意用器物让这段历史重新“落地”。

在“物博西康”，这段历史不再是档案里的冰冷铅字，而是变得可以感触。《西康建省记》《西康日报》等出版文献，以及地契、税票等原始文书琳琅满目。“西康那时候虽然偏远，但教育、交通都在往正规化走。你看这些实物，就知道当时不是一片空白。”莫勒告诉记者。

《西康建省记》一类的文献，往往承载着官方叙述与时代印记；而地契、税票、票据则更像“民间史的毛细血管”，从中能读出普通人的交易、迁徙、经营与生计。比如那块24K金表，便是一个幸存下来的“仪式物证”，表身刻有“西康省委员会委员长就职纪念，刘文辉，民国二十五年”。

莫勒收集这些，始于少年时代。他的爷爷是退伍老兵，外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奔赴高原的建设者，家中留存的老物件，成了他童年的“百宝箱”。真正让他“入坑”的，是一枚锈迹斑斑的旧铜元，字迹虽已模糊，但指尖触碰时那份沉甸甸的历史质感，让他无法自拔。有一次，他省钱买下一摞泛黄的史料，被家人嗔怪“买些没用的东西”。直到成年经济独立，这份少年的好奇才蜕变为一场近乎执拗的文化“寻根”之旅。

莫勒的收藏路径具有鲜明的“野路子”特点。他并非遵循学术规范的系统性搜集，而是凭借对家乡历史的朴素情感和敏锐直觉，从旧货摊、二手平台“抢救”回大量即将湮灭的历史物件。

“物博西康”共有十八个房间，房间整洁干净，很多住客第一次来，往往先在走廊“看展”，再回到房间休息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客人常在休息时忍不住回想走廊的某张照片、某张票根。胡女士的感受，恰好点出“物博西康”与其他民宿的差异：“它不把文化体验做成附加表演，而是让器物自然渗入居住节奏，就像历史从书里走出来，来到了身边。”



在物博西康民宿酒店参观的游客们。

B

二十多张《康定情歌》唱片

看完承载着西康往事的老物件，莫勒转身走进里屋，抱出一摞唱片。二十多张，全是《康定情歌》。

《康定情歌》，又名《跑马溜溜的山上》，是原西康省康定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歌。1947年，经编曲打磨后由喻宜萱公开演唱，自此传唱大江南北，并享誉海外。关于它的原创出处，民间一直不乏讨论。1996年，《甘孜报》专门发起寻访活动，不少地方文史线索与口述记载随之浮出，为这首歌的源头考证留下了多元的民间记忆。

在莫勒看来，他更希望这些唱片能“开口说话”。他熟练地启动唱片机，随着唱针轻落，嘶嘶的底噪之后，音乐响了起来。他一张张地放，有的欢快、有的高亢、有的舒缓。细看这些唱片，岁月留下的不仅是旋律，还有材质的演变，早先厚重敦实的粗纹唱片，逐渐变为轻薄的密纹唱片。

“你听这版！”莫勒换上一张，唱针落下，编曲轻快，节奏明朗，带着明显的现代感，“这是龙飘飘的版本，比较接近现代的曲风。还有的版本在编曲或演唱中融入了国外元素，中英文穿插，别有一番趣味。”

莫勒不是发烧友，收这些唱片纯粹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。“我就是觉得，作为康定人，应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。”这些唱片，有从国内古玩市场淘来的，也有国外带回来的。

这些版本涵盖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多种演绎，演唱者包括喻宜萱、黄飞然、顾媚、龙飘飘、陈美光等不同时期的歌手。它们从侧面印证了《康定情歌》作为中国文化符号，在数十年间跨越地域与际际的传播历程。

“康定的调子，还走到了赤道边上。”莫勒的这份共鸣，源于他2017年的一次雅加达之行。当时他钻进旧货店闷热的阁楼，惊喜地发现了一张《康定情歌》唱片，当即决定带回国内。2024年，他在吉隆坡一家老唱片店的角落里，又偶遇了陈美光版本的《康定情歌》，那一刻心跳加速，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囊中。

一首《康定情歌》是康定递给世界的名片。莫勒的童年记忆里，挤满了不远万里来到康定的旅人。那时，他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长大后，他确实去了很多地方，然而，走得越远，越是清晰地听见故乡的召唤，“还是康定好！”莫勒语气平静。

如今，常有人慕名而来，有的人听着就跟着哼了起来，也有人专门为了听这些唱片留下住宿。他们多少了解点《康定情歌》，却不知竟有如此多版本。“《康定情歌》是康定连接外界的信号。”每当这时候，莫勒总是边放唱片边解释，“它更提醒我们家乡值得被记住。”



莫勒收集的古钱币。



莫勒收藏的老相机。



莫勒翻看捐赠证书。



莫勒正在播放《康定情歌》。

C

捐赠一百家博物馆

如果说收藏是为了留住康定的记忆，那么捐赠，则是莫勒为了让更多史料“活下去”而选择的另一种方式。

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，记者看到一面墙，密密麻麻的捐赠证书整齐排列，旁边还框着一张手写的海报：“捐赠一百家博物馆”。那些证书静静躺着，客人路过会多看两眼。

自2018年起，莫勒陆续向全国各地的博物馆、纪念馆、文史馆捐赠老物件。红色历史的、民族文化的、教育交通的，门类繁杂，不收分文，纯属公益。

对于生长在甘孜这片红色热土的莫勒而言，这种付出像是一种本能。谈及为何热衷捐赠，他直言归于一份朴素的情怀：“很多文博机构缺实物，我恰好有。碰上征集信息，就想着搭把手，东西留住了，历史的链条才不会断。”

莫勒的捐赠清单很长。2019年9月，莫勒走进雅安西康博物馆，一次性捐赠了200件西康时期的藏品，铜币、地图、票据等，填补了馆藏的部分空白。次年4月，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也收到了他寄去的13份《党史资料》。这些资料涵盖日记、书信与口述记录，真实留存了近代自贡地区革命英雄的事迹。

对于莫勒而言，收藏并非囤积。当雅安西康博物馆与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先后发致感谢信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：“东西放在博物馆，研究者能用，学生能看，比我一个人守着强。”

淳安县博物馆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、江西革命军事馆……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捐赠证书，静静地躺在墙柜里。截至目前，莫勒已向80多家机构伸出了援手，距离“捐赠一百家博物馆”的目标，越来越近。

作为“90后”，莫勒深知如何让沉睡的历史“活”在当下。他拒绝将收藏锁在玻璃柜中，而是利用短视频和直播，开启了老物件的“数字化生存”。镜头前，他像朋友聊天一样，用现代语境解构历史，让严肃的文物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切片。

早些年，莫勒靠拍照投稿、倒腾古玩挣点钱，所有收入基本都投进了“物博西康”的购藏里。最难的时候，他也想过卖掉藏品周转，但最终还是没舍得。如今，民宿成了主要支撑。问及是否想过放弃，他答得干脆：“没想过。收藏是爱好，心里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。”

这份“自己的东西”，在甘孜州文旅深度融合的当下，正显现出别样的生机。作为甘孜州旅游民宿协会副会长，莫勒敏锐地察觉到，单纯的风光游正在向深度文化游转变，那些曾被视为“个人怀旧”的老物件，如今吸引着更多人停留。

四川省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达真曾感叹，走进“物博西康”民宿，心里充满感动，中华文化的不间断传递和延续，正是这些民间收藏和传播者的无功利担当，汇聚了东方大国的韧劲和力量。

05

甘肅日報

社
会
民
生

2026年5月11日
星期一

责任编辑 秦松
编辑 赵春燕
校对 泽仁正光
版式设计 边强

新闻热线
0836-7777385
投稿邮箱
garb@gznews.com